

鲁迅散文名篇赏析



「墳」的题记

将这些神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了}合^了成^了一

高^多样^起的^起像^起。说^起来是^起很^起没^起理^起的，首先就同

偶^多有^起见^起了^起。二十^起年前^起所^起做^起的^起所^起谓^起文^起章^起。这是^起我

的^多麼^起？我^起想^起：看^起下^起去^起，似^起乎^起也^起确^起是^起我^起做^起的^起。那^起是^起我

河^多南^起的^起因^起为^起那^起个^起编^起辑^起先^起生^起有^起一^起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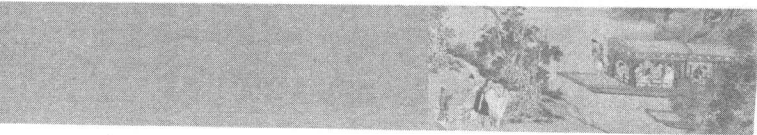
长^多，愈^起长^起，稿^起费^起就^起愈^起多^起，所^起以^起如^起摩^起罗

◎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

鲁迅散文名篇赏析

傅德岷 包晓玲等◎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散文名篇赏析 / 傅德岷等编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8

ISBN 978-7-80752-852-4

I. ①鲁… II. ①傅… III. ①鲁迅散文—文学欣赏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586 号

鲁迅散文名篇赏析

傅德岷等编著

责任编辑	施 维
设 计	周 明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2
字 数	455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852-4
定 价	2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弁 言 / 施维

谈到传统文化,不能不谈到孔子。孔子在《论语》中的第一句话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这句话在中国妇孺皆知,只不过这个“皆知”,还停留在表面的字义上。关于学习,天才学者刘咸炘在《推十书》中曾经精辟地说道:

何以为学?学为人也。千万年,千万人,唯此一事而已。

刘咸炘先生把锤炼品格、为人处世作为了学习和培养人才的第一要务。可惜多数人的学习,是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在实践中反观批判的功夫,难以找到“学而时习之”的快乐。

但是,孔子这句话确实是读书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可惜知之者少,行之者更少,以致千百年来这句被无数师长用来教导学生用功但不太管用的名言,被大大地“浅读”了。

孔子的学生大多是栋梁之才,《论语》中的很多地方都在谈做人的智慧、行为的准则、行走社会的本事。这智慧、这本事在学习中获得,又在实践中反复体悟到了,就得到了“兼善天下”的平台,人生的价值最大化,这难道不是很快乐的事吗?所以宋初名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见罗大经《鹤林玉露》),诚非虚言。

漫漫黑夜两千年,或许让孔子满意的正解终于在明代正德年间出现了,诠释者的名字叫王守仁,号阳明。阳明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读书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什么反复学习圣贤经典却找不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最后在龙场驿悟道,找到了他认为畅行天下的智慧:

知行合一

靠着这个“知行合一”，阳明先生成为了当时最能解决疑难国事的大吏、最能打胜仗的统帅、最具人气和创新精神的哲学家；并罕见地达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生境界。

“学而时习之”与“知行合一”相表里，孔子和王阳明强调的重点都在学习与实践的结合，他们一再强调正确者行之，错误者改之，在实践中体悟做人的道理，运用做事的智慧。但人非圣贤，古往今来真正能够践行者极少，否则为什么芸芸众生大都被性格决定了命运？

但“学而时习之”与“知行合一”又是极简单的道理，只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就免了），排除万难，努力去做，我们会终身受益，就像今年我国的达人冠军刘伟坚毅地说“他们能我也能（大意）”并持之以恒地做一样。

沉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可以给予我们智慧、陶冶我们心性、调和我们气韵、改善我们生活的，如果你想自己和子女成为一个底蕴深厚的人、一个豁达机智的人，一个脱离了被性格主宰命运的人，读点国学，汲取精华，躬身践行，必然大有裨益。但目前汗牛充栋的传统文化读本可谓正读与误解并存，链接与抄袭齐飞，读者和家长对国学读本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

《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由傅德岷先生领衔主创，凡10种，基本包括了国学的的主要内容。傅德岷教授乃国内颇具影响的资深国学专家、散文理论家、作家，他与一大批学术根底深厚并富有识见才情的学者创作的这套《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形式新颖，视野开阔，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极便阅读和教学，是目前传统文化普及读本中不可多见的上乘佳作。

2011年3月20日于成都乾元斋

目 录

001	秋夜
004	影的告别
006	求乞者
007	复仇
009	复仇(其二)
012	希望
014	雪
017	风筝
020	好的故事
022	过客
028	死火
031	狗的驳诘
032	失掉的好地狱
034	墓碣文
036	颓败线的颤动
039	立论
040	死后
045	这样的战士
047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050	腊叶
052	淡淡的血痕中
054	一觉
057	狗·猫·鼠
063	阿长与《山海经》
070	《二十四孝图》
076	五猖会
081	无常
088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92	父亲的病

097	琐记
104	藤野先生
112	范爱农
119	娜拉走后怎样
124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29	看镜有感
132	春末闲谈
137	灯下漫笔
144	论“他妈的!”
147	论睁了眼看
151	忽然想到(三、四)
154	夏三虫
156	忽然想到(五、六)
160	杂感
163	北京通信
165	导师
167	长城
168	忽然想到(七)
170	补白
176	十四年的“读经”
180	这个与那个
188	学界的三魂
190	谈皇帝
192	黄花节的杂感
195	略论中国人的脸
198	读书杂谈
203	扣丝杂感
209	小杂感
212	无声的中国
216	太平歌诀
218	流氓的变迁
221	习惯与改革
223	新的“女将”

224	宣传与做戏
226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228	谈金圣叹
230	经验
233	谚语
236	小品文的危机
240	偶成
242	漫与
245	世故三昧
247	谣言世家
249	火
252	作文秘诀
255	捣鬼心传
259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260	从幽默到正经
262	推背图
263	言论自由的界限
265	文章与题目
268	新药
269	夜颂
272	推
273	二丑艺术
275	“抄靶子”
277	查旧帐
278	中国的奇想
280	豪语的折扣
282	由聋而哑
284	男人的进化
286	礼
289	打听印象
291	吃教
293	未来的光荣
294	女人未必多说谎

296	“京派”与“海派”
298	北人与南人
300	朋友
301	清明时节
303	偶感
304	骂杀与捧杀
306	说“面子”
309	运命
311	病后杂谈
321	隐士
324	“寻开心”
327	论讽刺
328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36	论“人言可畏”
338	再论“文人相轻”
340	文坛三户
343	从帮忙到扯淡
345	逃名
346	登错的文章
348	半夏小集
351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356	老调子已经唱完
363	今春的两种感想
366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68	上海所感
371	关于知识阶级

秋 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①。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语丝》周刊第三期，1924年12月1日)

①猩红色的栀子：栀子，一种常绿灌木，夏日开花，一般为白色或淡黄色；红栀子花是罕见的品种。据《广群芳谱》卷三十八引《万花谷》载：“蜀孟昶十月宴芳林园，赏红栀子花；其花六出而红，清香如梅。”

《秋夜》里那两株枣树总是深深地嵌刻在人们的心里。作者不仅在文章的开篇浓墨重笔地突现了它的峻拔的形象，而且在枣树与天空的对立的描写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它的倔犟的性格。

天空“奇怪而高”，不可一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它阴险狡诈，诡计多端，“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它残暴肆虐，将繁霜洒在野花草上，对万物恣意摧残，还要在“口角上现出微笑”，得意洋洋……

在冷酷肃杀的夜空的侵袭下，枣树显示着战斗的英姿。它斗争坚决：它“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而它自己，不管将来是春还是秋，“落尽叶子，单剩干子”，“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它斗争顽强：尽管它饱经风霜，满身创伤，却一面护定皮伤，一面坚持战斗，那“最直最长的几枝”，仍然直刺罪恶的天空。它斗争锲而不舍：当天空胆怯了，“不安了”，连月亮也“窘得发白”，并且暗暗地躲起来了时，它的斗争锐气毫不消减，那“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这就是枣树的特性。作者将坚韧、执著的革命精神与枣树的风貌融汇在一起，精工描绘了它的战斗形象。

小粉红花是与枣树相映衬而存在的。虽然她在“冷的夜气之中”，还在做着将来的梦，并有瘦的诗人给她一些渺茫的慰藉，但跟枣树相比，她毕竟太脆弱了，太单薄了，所以，作者献给枣树的是由衷的礼赞，而对小粉红花流露的只是心底的同情。

当枣树的斗争使天空节节败退的时候，“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为天空呐喊助威。然而，这虽然增加了秋夜的阴冷气氛，不也更透露出天空的怯懦与色厉内荏么？于是作者听到夜半吃吃的笑声，这声音发自四周，“这声音就在我嘴里”。这是对天空与恶鸟而发的一种轻蔑地笑。

作者从枣树的胜利中受到极大的鼓舞,所以,“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并且“即刻”旋高了灯火的带子,准备继续战斗。

作者在室内也看到了英勇的斗争。小飞虫是光明的追求者。它们在后窗玻璃上撞得丁丁地响,进来了,“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勇敢地扑向光明。撞进去的,“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它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光与热,并为之献身了。对于这种为追求光明而不惜牺牲的精神,作者深为感佩。所以,当猩红的桅子引起作者对于刚刚过去的心理的回味,正要展开对于未来的联翩浮想的时候,就“赶紧砍断我的心绪”,面对现在,赞颂这以行动来战取光明的小飞虫,称它们为“苍翠精致的英雄”,并对着灯默默地祭奠它们,对它们表示了无限的崇敬。

作者写这一切都是有所象征,有所寄托的。那笼罩着大地的“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反动黑暗势力的象征;那装点夜空的月,鬼眨眼的星,怪叫着的鸟,则是各式各样的帮闲与帮凶的象征,它们共同散发着肃杀的夜气,构成了黑暗的统治。在这样的重压之下,那红惨惨地瑟缩着的小粉红花是生活的弱者;而虽然弱小,却用生命去夺取光明的小飞虫,则象征着勇敢的青年。枣树,高大挺拔,不怕压,不受骗,坚韧地直刺夜空,一意要制强敌于死命。枣树象征的是勇猛的战斗,坚强的革命者。《秋夜》通过深秋夜景的描绘,展示了一个战斗的世界,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在枣树那挺立的形象中,熔铸着作者自己的战斗的品格和身影,枣树的艺术形象正是作者“韧”的精神的生动写照。当然,枣树虽然坚强,但也显出势单力薄,孤军作战的弱点。“新的战友在哪里呢?”这,表现了作者面对当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而产生的彷徨与苦闷,反映了作者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没有找到革命力量时的内心矛盾。

《秋夜》中写的都是自然的景象,但却不是简单的临摹。它融合着作者的主观感受,构成了一种满蕴诗意的氛围。诗意,是鲜明的形象、浓郁的情思与新鲜而深刻的思想的有机统一,是形、情、理水乳交融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境界。那天空、小花、枣树、飞虫,在生活中都是很平常的事物,而作者却把它们人格化,塑造成独具性格的形象,以寄托自己的爱与憎,并寓深刻的道理于其中。当我们读到鬼眨眼的天空“不安了”,想要避开枣树了,而枣树那一无所有的干子,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它的时候,我们便很自然地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内容,感觉到作者对枣树喷薄欲出的激情。当我们看到文章中感情发展到最高峰,作者点起一支烟,默默地祭奠那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的时候,也不能不与作者发生深切的共鸣,并从中体味到一种艺术享受的喜悦。

《秋夜》的语言凝练沉郁,富于绘画美和音乐美。秋夜的整幅画面,色彩是清冷的,但其中花儿“粉红”,小虫“苍翠”,枣树挺立,蜜蜂与蝴蝶齐

飞,却透出了鲜亮的颜色,点染了生机。至于那小粉红花的梦,那枣树的雄姿,那飞虫的扑火,以至那折着波浪纹叠痕的、雪白的纸上画着一朵猩红栀子的灯罩,也都足以显示作者的丹青妙手。作者又善于运用重复句式、排比句式以及多种修辞手法,造成和谐的节奏,整篇文字,音节抑扬顿挫,回环荡漾,具有旋律。这种富于绘画美和音乐美的语言,增添了文章的诗意。

(傅德岷)

影的告别^①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呼呜呼,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语丝》周刊第四期,1924年12月8日)

①1925年3月18日作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可参看。

《影的告别》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写出了梦境中“影”告别“人”(躯体)的话。“影”指寻找新的斗争道路的“新我”,“人”(躯体)指“旧我”。文章以沉重缠绵的调子,表白了作者要告别“旧我”而去的原因,及寻找新的求索道路时彷徨孤寂而又坚定执著的心境。

文章以新奇别致的构想开头:“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影”说的话有三层意思:一是“影”告别人去的理由。“影”因思想歧异而告别“人”。他到哪里去呢?他不愿去“人”给它指出的“天堂”,这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也不愿去苦难深重的“地狱”,更不愿去“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因为过早地设想将来的“黄金世界”,“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两地书·二》),则所谓“将来”无非是空中楼阁。而“人”(旧我),也是“影”不愿再依附的。所以,他说“我不想再跟随你”了。他情愿“彷徨于无地”,即去上下求索新的斗争道路。二是“影”别人之后彷徨孤寂的心境。“影”清醒地知道,他别人而去的境遇,或者为“黑暗”所吞没,或者为“光明”所消失。他只有彷徨于光明与黑暗之间,才有存在的可能。但他不愿做这样的中间派,他要反抗:宁愿在黑暗里沉没,也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但他又无法摆脱在“明暗之间”彷徨的命运,于是,他孤寂地“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以酒壮行,在黑暗里“独自远行”,“彷徨于无地”。三是“影”的无私与决心。“影”的心境虽然孤寂,但又是无私的。他知道自己赠予人的“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他只愿自己承受,不让它去占别人的“心地”。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与黑暗抗争的决心是坚定的:“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里,一个艰苦卓绝地实践探索,既严格解剖自己,正视自己,又时刻为大众着想的探索新路的先行者的形象,跃

然于前。

全文就是这样以梦幻的形式,隐晦曲折的语言,反复排比的句段,深层地展示了鲁迅渴望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寻求新的求索道路的心境;它既是自我解剖的记录,又是别旧觅新的心灵之曲。

(傅德岷)

求乞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语丝》周刊第四期,1924年12月8日)

《求乞者》展现了三幅意象：一是灰暗颓败的社会景象。在秋风卷叶，四面灰土的社会环境中，“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毫无相互关心的气息。二是两个孩子行乞的画面。在这灰暗的街上，一个“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的孩子，拦着磕头，追着哀呼，向“我”求乞；另一个“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的孩子，也向“我”行乞。“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厌恶第一个的“声调，态度”，近于儿戏的“哀呼”；憎恶第二个的“手势”，“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于是，“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只有“烦腻，疑心，憎恶”。这里，鲁迅以孩子的求乞作为屈服于奴隶命运而向黑暗社会乞怜哀呼的人们的象征，他希望人们觉醒和反抗。所以，他“不布施”，“无布施心”，不是对劳苦大众的冷漠，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情绪的流露。三是设想自己也“求乞”。“我”走路，想着各种求乞的法子。但人们“各自走路”，周围是一片灰土，得不到一点同情和关切，得到的只能是路人的“烦腻，疑心，憎恶”。但他并不颓丧，决然地表示：“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求乞”无路，得到“虚无”。可见，这正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分野之后，在“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情况下，渴望战斗，但又寻找不到战友的苦闷孤独心情的再现。但他决计是要战斗的，正如他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所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求乞者》就是这样以诗的语言和既是写实又是象征的手法，创造了生动可感的画面，再以“灰土，灰土……”反复咏叹的旋律，再现了“无声的中国”的冷漠。表达了对求乞哀怜的愤懑，以及自己决不向黑暗冷漠的社会求乞，渴望以抗争而求得摆脱灰暗社会的意绪。全文在表面的灰冷下，蕴藏着内心的炽热，这正是本文的抒情特色。（傅德岷）

复 仇^①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②，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

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③。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语丝》周刊第七期,1924年12月29日)

①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中说:“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②槐蚕:生长在槐树上的蛾类的幼虫。③鲞(xiǎng)头:即鱼头;江浙等地俗称干鱼、腊鱼为鲞。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为了表达对“旁观者”的憎恶,作者在本文里虚构了一个平常而又富于象征意味的故事:人的血管里奔流着“鲜红的热血”,散发着生命的温热。人们或因爱的吸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到“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或因恨的蛊惑,互相杀戮,使之“人性茫然”,可以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下,有一男一女,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将要拥抱,或将要杀戮。这时,过路的“旁观者”和“无聊人”便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在拥挤中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用以安慰他们空虚而无聊的心